

儒家思孟学派论集

RUJIASIMENG
XUEPAILUNJI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编

齊魯書社

B222. 05/34

2008

儒家思孟学派论集

山东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编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家思孟学派论集/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12
ISBN 978—7—5333—2152—9

I. 儒... II. 山... III. 儒家 文集 IV. 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817 号

儒家思孟学派论集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编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2.5

字 数 762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152—9

定 价 98.00 元

《儒家思孟学派论集》编委会

学术顾问 杜维明 李学勤 庞 朴 王志民

编 委 陈 来 廖名春 梁 涛 丁 鼎

王钧林 李梅训

前 言

王志民

《儒家思孟学派论集》是2007年8月召开的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这次学术会议的召开曾得到国内外儒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参与,相信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也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尤其是儒学界的欢迎。

“思孟学派”的研究,是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儒学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说它是热点,首先在于它是个重点。在先秦儒学史上,从孔子到孟子这一百余年间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而思孟学派正是这个时期极重要的链节;但由于文献资料的散佚和缺失,思孟学派的面貌始终是模糊不清的,遂成为儒学史研究的难点之一。说它是一个热点,还因为在近十几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问世,尤其是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出土和发表,为人们探求、研究思孟学派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学习者、研究者趋之若鹜,研讨会、座谈会纷至沓来,很快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自1998年楚简出版发表以来的十年间,大小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就召开了三十余次,出版专著数十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其中,相当多的成果是专门探讨思孟学派及其相关问题的。

近些年,在对思孟学派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中,杜维明先生是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少数人之一。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及他在儒学和中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已有多人专门进行研究,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水平做出全面、科学的评价,但从近些年我与他较多的学术交往中仍然深切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卓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一位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的杰出学术领导者和组织者。他有深邃的学术思考、有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也有高远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理想,而其中揭开尘封二千年的思孟学派的面纱,重写先秦儒学史就是他的一个理想和目标。仅据我所知,在这方面他已做了很多的工作,主要有:

第一,他是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和世界各个国家举办的郭店楚简和思孟学派各种会议最积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主持者之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形成一时的国际热他是难辞其功的。第二,他领导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积极推动了中美学者间的合作与交流。他在燕京学社招收大陆数批访问学者,进行系统的合作研究,或抓住重点,寻求突破;或研修文本,培养后学;在一个时期,形成了一个杜维明儒学研究中心或燕京学社网络。第三,努力寻求与国内学术机构合作,积极支持和推动思孟学派这一儒学史上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研究,以求在思孟学派研究上有更多系统的突破。这次“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杜维明先生倡议、主导的系列研讨会中的一次。

纵观会议的全过程,细检会议的各项成果,我们有理由说这是一次创获颇丰,圆满成功学术会议。会议实现了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结合上深入探求思孟学派的学术主旨。来自世界各地的六十余名学者中,许多是卓有建树的资深学者和青年才俊,大家济济一堂,集中就思孟学派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会议采取统分结合,以分为主的方式,一人发言,大家讨论,相互切磋,各抒己见,许多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会议自始至终充溢着昂扬、创新和热烈、和谐的气氛,非身临其境者不能感其一。在这曾经产生过稷下学宫的齐鲁大地上,我们似乎又真切感受到百家争鸣优秀学术传统的延宕。这使我们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们也受到了一次优良学风的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作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立近十年来,学校在多个方面给予了重点扶持和培育,目前不仅有二十余名以教授、博士占绝大多数的专职科研队伍,也以课题为纽带形成了校内外专兼职相结合的科研队伍网络。在学术方向和学科建设上已经形成了儒学(经学)研究、齐鲁文化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全真道及道教研究、区域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等较强势的学科群。杜维明先生多次到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访问、讲学、指导,这次会议由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以及孟子故里邹城市联合主办,就充分体现了燕京学社和杜维明先生对我们的支持与信任。

这次会议能够圆满举行,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得力于杜维明先生和燕京学社的通力合作和全力支持。在整个会议的筹备过程中,许多具体问题,杜维明先生、黄万盛先生都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具体指导,会议及论文集出版经费是由燕京学社和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共同承担的。

为了充分商讨和认真准备会议的相关议题和事宜,受杜先生主动邀请,于2007年4月23日至25日,我与李衍柱教授、孙全志同志等一行三人代表山东师范

大学及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专程访问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期间，与杜维明、黄万盛二位先生就举行会议所涉及的诸多具体问题一一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和安排，形成了由杜维明先生和我共同签署的《关于召开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问题的座谈纪要》，这次访问和会谈是会议成功举办的关键环节。会议分两地举行，前段在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后段在孟子故里邹城市。邹城市人民政府为这次会议的接待和考察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各联办单位从学术研究和与会人员邀请等各个方面给会议以大力支持。山东师范大学各位领导及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各位同仁为会议召开及论文集出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令人难忘的儒学盛会，已随时光的流逝渐成美好的回忆，而儒学和思孟学派的探究之路正长。深望学术界的同仁与我们共同努力携手前行！

2008 年之冬于山东师范大学

在“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 总结发言

杜维明

两位主席、王校长、各位专家同道：

“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为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特别是思孟学派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四位先生的发言有很好的总结，下面我主要对思孟学派研究的整体问题提出几点感想和看法。

首先，谈一下对几个基本问题的理解：

第一，关于传世文献。到底哪个学派代表了传统发展的新方向。当代先秦资料的发现是随机、偶然而不是有序、必然的。在方法学上对这些材料的利用有两种取径：一是解构、分析，二是整合、综合。其中，解构、分析的方法已为人们所越来越关注。人们由于过分重视了对当时状况的分析，以至于学术界有人提出有没有儒家传统的问题。西方学术界也有人讨论有没有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只是众多教派中的一个分支。同样，有学者认为儒学也是由一些不同传统构成的，如中国的、韩国的、东南亚的传统。这种做法不但解构了大传统，而且也解构了小传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做这种分析，无疑要具有扎实厚实的学术基础，但从学术发展来看，无论从理论背景，还是价值取向，自我反思能力越强，解释力就越有效。传统经过不断传承，应从哪个方面去把握？无疑离得越近会看得越细，但会缺少整体的把握。越远就越全面、越客观。在这一点上，陈静提出的回归传统的问题无疑是个挑战。

第二，诠释的实践问题。诠释的价值导向是什么？诠释不仅受到时间、地点的影响，还受到价值导向的影响。一方面，儒家的诠释是多元的，包含了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从中可了解文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内容。我在邹城市就了解到儒家的传承不仅在学术界，也在民间。儒家的基本价值，从古至今，代代相传，而父母尤其是母亲在这一传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学术界应形成一个共识,这批出土文献对于理解传世文献有很大意义。对于解决千百年来一些众说纷纭的学术公案具有重要意义。如子思是否存在,是否有另一孟轲等问题。还有,这几篇新出土的文献到底体现了怎样的思想?对以往学术界讨论的儒学问题的启示是什么?

无可置疑的是,从核心文本来看,许多被认为是不可了解的先秦时期的学术问题现在则必须接受,如,思孟学派是否存在。我们应注意文体本身所反映的思想的发展,这是方法论上的问题。

假如认为有儒家传统,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这其中的不同?必须承认传统内部之间有互动,错综复杂,在大的方向上有重叠、有统一。我们了解儒家传统,要有一种共识,那就是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例如在儒家内部孟荀差别很大,但与道墨比较起来这种差别还是有边界的。

第三,对文本的整合性理解。这些文本的出现,对了解儒家核心价值有重要意义,如“情”、“性”、“心”、“命”、“诚”、“气”的问题都出现了。先秦文献中的“情”以往学术界认为是指“情实”,《孟子》中不少的“情”即做“情实”讲,但儒家的“情”无疑也有情感因素,也可以当情感。“仁”、“义”、“礼”、“智”、“圣”、“和”的问题也有出现,在价值取向上反映了什么?应引起方法论上的关注。包括在语言学方面,“谓之”、“之谓”的问题,“一阴一阳之谓道”、“无极而太极”如何理解?以及引《诗》和“子曰”的问题,如果先秦典籍中的“子曰”均为孔子的言论,能否发现它们毫无分歧,值得考虑。这需要通过语言、思想的分析,做细致的研究。还有一个大的方面,这次讨论不多,如从《坊记》讨论儒家政治哲学,以道抗势、以德抗位等问题,这明显有另一向度,所触及问题非常复杂。

李学勤先生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见解,在历史长河发展中,后人对前人的解释常常丰富了经典的内容,并有了相互影响。如宋儒对先秦学术的理解充满自信,宋学是否与先秦具有内在联系,我一直在考虑,陆象山“读孟子而自得之”,在学术史上能否成立?现在距离先秦时间更长,理应考虑理解先秦经典的合理性问题。有人提出,儒学从汉代开始没落,清代已没有生命力,现在开始复兴。这种看法是否可以作为理解学术的前提?

另外一种“高峰对话”也值得认真思考。以陆象山的方法解读经典、传统,能否站得住脚?从西方来看,康德、黑格尔等人均无师承关系,好像他们之间也有对话,从现代人的高度了解当时的情况,更多关注的是其质朴的一面,但经典作为智慧之学是智慧之源,有很多资源和可能性。中国儒学是孔子、孟子的注脚,我们要通过宋学或汉学,甚至现代学术来理解经典、传统。目前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选择是

什么？我们以什么途径进入经典、传统？如果对选择、途径有所了解，则可能会不断深入，由感性、理性到知性。这就在工具、沟通、目的、理性之外提出智慧、了悟的问题。

这批文献中有对身心问题的探讨，有对生命智慧的描述。但是没有认同，有距离感，就很难进去，更无法体会。文字考据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语言的问题，对于这些反映生命智慧的内容，如果没有同情的理解，没有敬意，是无法进入的。

我们应有群体批判的意识，慢慢形成重要共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开放的问题，一个是批判的问题。要有开放的心灵，要有自我批判的能力。

西方学术的讨论常集中于根源性、开放性、公共性问题，目前国内研究的范围、方向、方法也已经发生了改变。80年代学术界讨论荀子是唯物主义，在那种氛围下，研究的途径、方法就很有问题，研究者要花半年时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再了解荀子或古文，再得出关于朴素唯物论的结论。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邹城参加孟子会议。发现群体意识，常常会造成封闭；特殊主义反而会形成认同，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次，谈一下儒学传统三期发展的問題。

全球意义上的儒学传统研究是个大问题，具有普世意义。为什么曲阜、邹城形成的区域文化影响到中原，继而到全世界？这其中经过怎样的曲折和发展，逐渐成为主流？西方学者也有这一认识上的疑问：孔子、孟子无钱无权，却成就如此大的影响力，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孔门七十几人对中华大地的影响如此巨大，使得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学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在于儒家的伟大，在于孔孟坚持道义，远离了官场，还有其他见解，都很值得探究。

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儒家传统。有观点认为不懂古文则不能进入儒家，但是不懂梵文却可以了解佛学，语言障碍并不妨碍进入其他经典。儒学传统的诠释如何不再局限于中国，甚至跳出东亚，是个大问题。

先秦儒学的源头对整个儒家发展有很大关系。传统上有一个基本理解，将儒学传统上分为三期，我认为儒学至少应分十期以上。思孟学派对了解儒学三期非常重要。清代出现朴学，对近代学术有很大影响，傅斯年有种说法，无新资料出现则无新学说，没有新的发现就不要进行研究。对于前半句，我认为很有道理，后半句却不能接受。《性自命出》不仅是解释孟子的资源，也是解释荀子的资料。如何理解大批我们还没有看到的资源？有些学者认为出土文献必定对传世文献的认识有所改观，我们这次讨论，更重要的是把传世材料摆出来。

最后，我在孟子的故里，对孟子学说的研究谈一点看法。孟子思想表现有哪几

个侧面？研究应有切入点。必须进入文本，了解细致的东西。通过《孟子》可发现有几个向度？如在找到确切证据前，不要轻言出土文献属于哪家哪派。孟子倡导仁政，民本思想，“五四”时期学者对孟子特别有研究。从50年代，韩国、日本也已开始注意到心性之学，但国内长期将儒学研究看做是政治的需要，不重心性之学，单从政治层面理解孟子是很不全面的，所以一定要注意研究心性之学。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独立人格的建立。

孟子提出“浩然之气”，是对人的独立人格的诠释，特别是对士的人格尊重。先秦时期出现了士的自觉，故孟子等人开始讨论士人的人格培养，第一步是养大体，继而扩而充之，养浩然之气，对人格的全面发展有深刻的理解。先秦时期“士”的人格很值得关注。

第二，民本思想。

孟子极力倡导民本，主张“民为贵”。这种贵民思想非常重要。“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提法，很有价值。儒家重视民意，要求领导者重视广大人民的意见。西周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领导者意识到人民的力量可使政权颠覆，这是对人民力量的肯定。西方是把精英神化，儒家代表人民在生活世界中的思想，儒家的民本很值得开发。也许比今天的民主还有更为丰富的开发资源。

第三，强烈的文化意识。

孟子曾说自己“私淑诸人”，又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距离孔子百余年时间，孟子是不是他所说的那种王者？那么大的时间跨度，他的自我认识是什么？他的话有大气魄，那种自信从何而来？这不能不归结于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文化抗争意识。

孟子对传统经典，不如荀子重视，但其文化意识强，道德意识强。《性自命出》确有超越精神，凡俗世界是神圣的，这与西方文化不同，儒家对凡俗世界有深刻的认同、肯定。什么是“天”？如何理解《性自命出》的天？我感觉它具有超越性，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历史意识，由于“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故而凡俗世界具有了神圣性，历经千秋万载都不会改变。什么是“自然”？对自然应如何理解？现代人对自然的破坏，使人的生存成为很大问题，孟子如果生活在现在，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他会选择狭隘的科学主义吗？

直到1966年，人们可以从地球之外看到地球，我们是第一代能够从外部看地球的人，均具有宇宙视野。前辈学人从个人的角度修正民本、超越等问题而展现出

理性的人文思想,我们可以由此继续进入西方,深化研究,亦可开发我们的资源。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若犯健忘症,就会不自觉地遗忘传统。纵观历史,反思如何自处,这是个大挑战。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挖掘历史,才能面向未来。

(本文是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又经梁涛先生校订,未经作者本人审订)

目 录

前言 王志民 1

在“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 杜维明 1

谈《圣贤群辅录》八儒三墨之说 李学勤 1

思孟学派简论 钟肇鹏 6

《性自命出》的思想特征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 蒙培元 13

《五行》经说分别为子思、孟子所作论

——兼论郭店楚简《五行》篇出土的历史意义 陈 来 32

简帛五行篇与思孟学派再议 苏瑞隆 41

《孟子》和《五行》的时代论 齐思敏 51

《荀子·非十二子》与思孟学派的成立 陈 静 58

论思孟学派的“以德抗位”精神

——以孟子为中心 梁宗华 70

“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 李衍柱 76

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张丰乾 107

子思子哲学思想初探 郭梨华 120

近代学术视野中的子思研究(1880—1949) 干春松 136

《缁衣》作者问题新论 廖名春 158

《坊记》治政之道探析——兼论其与郭店儒简之关系 林素英 171

《大学篇》发明 陈启智 188

孟子的“天赋权利”思想

——以“天爵”、“良贵”和“民意”为视点 王中江 201

孔孟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差异及引申的两个问题 杨泽波 217

孟子对道德普遍必然性的论证	赵卫东	226
思孟心性论及相关问题	郭 沂	243
孟子性善说在儒家人性论发展史上的意义	黄开国	265
即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梁 涛	273
《中庸》与《孟子》的性概念冲突		
——以韩国的人物性同异论辩为中心	[韩]洪正根	287
孟子的自我和谐论	孟祥才 刘 芳	298
孟子与郭店儒简的个体和谐		
——兼论思孟学派	王其俊 李 燕	305
论早期先秦儒学的养气说与养性说	丁四新	321
“浩然之气”的创生性与先天性		
——从冯友兰先生《孟子浩然之气章解》谈起	李景林	333
《孟子》所载孟轲对墨学的批判	郑杰文	345
天人相分与儒道融合		
——读郭店简《穷达以时》	葛志毅	348
道学对《中庸》、《论语》言“忠恕”不同的解释	方旭东	366
英语学界对“诚”的解释	李晨阳	377
仁义与内外	唐文明	388
从“以正致谏”到“父子不责善”	曾振宇	404
论狂狷美		
——儒家美学范畴研究之一	周 波	418
二十世纪以来大陆孟子与思孟学派研究综述	李 华 王志民	431
二十世纪以来思孟学派研究目录索引编年	刘延福	483

谈《圣贤群辅录》八儒三墨之说

李学勤

摘要：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的公布，不仅对先秦学术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还证明了一些长期遭受怀疑的传世文献其实也出自这一时期，《圣贤群辅录》所载“八儒三墨”之说即其中之一。本文从对《四库总目》之伪书说的辨证和古今学者的征引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圣贤群辅录》所记载的八儒三墨之说是渊源有自，是可信的，认为《圣贤群辅录》关于“八儒三墨”的看法是一种值得参考的古说，是研究战国学术史的重要资料。

作者：李学勤，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自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楚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陆续公布以来，对于先秦学术史的研究已经起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由于这两批简的写成年代不迟于公元前278年秦军拔郢，郭店一号墓还可从分期上推断应早于公元前300年，不难知道这些简书主要反映了孔孟之间或老庄之间的思想动态，而这正是过去学术史学者苦于不易涉足的时段。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简书不仅本身属于这个时期，还证明了许多长期遭受怀疑的传世文献其实也出自这一时期。所谓“填补空白”的理想确实得到实现，于是把学术界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战国中叶这一百来年来了。

说到战国中期的学术史，学者各家经常征引的，是《韩非子》的《显学篇》。篇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

氏之儒，有孔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①，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和《显学篇》这段话有密切关系的，是传为东晋陶潜所作《圣贤群辅录》里的两节文字，今据《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影印宋刻本《笺注陶渊明集》卷十引录，并加标点分条如下：

八儒：

二子没后，散于天下，设于中国，成百氏之源，为纲纪之儒。

居环堵之室，华门圭窦，瓮牖绳枢，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

衣冠中，动作顺，大让如慢，小让如伪者，子张氏之所行也。

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

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

漆雕氏传《礼》为道，为恭俭庄敬之儒。

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

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

公孙氏传《易》为道，为絜静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伐于众，此宋钘、尹文之墨。

裘褐为衣，跣趺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

俱称经而背诵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此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

这几乎可以说是近世以前有关“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唯一的系统见解。

不过，《圣贤群辅录》虽是北齐时阳休之所编写的《陶集》的一部分，到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却被指作伪书剔除出去，于是十卷本的《陶集》就剩下八卷了。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类书类存目云：“《圣贤群辅录》二卷，一名《四八目》，旧附载陶潜集中，唐宋以来，相沿引用，承讹踵谬，莫悟其非，迨以编录遗书，始蒙睿鉴高深，继为伪托”^②，可知这一举措乃是乾隆帝的决定。

乾隆的看法可能是受曾校正陶集的宋代宋庠的影响，但后者只对《八儒》、《三墨》两条致疑，并未涉及《圣贤群辅录》全部。

① 孙诒让：《墨子闲诂》附《墨子后语上·墨学传授考》引《元和姓纂》云“相”或作“伯”。

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99页。

《四库》馆臣“仰承圣训，详悉推求”，提出《圣贤群辅录》是伪书的理由，有这么几点：

第一，据阳休之编十卷本《陶渊明集》的序录，当时所见行世陶集有三种本子^①：一为八卷本，无序；一为六卷本，有序目，“而编比颠乱，兼复阙少”；又一为萧统（昭明太子）编，“亦八卷，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于是“休之参合三本，定为十卷”。馆臣据此说：“是《五孝传》及《四八目》实休之所增，萧统旧本无是也。统序称‘深爱其文，故加搜校’，则八卷以外，不应更有佚篇，其为晚出伪书，已无疑义。”

这个理由是很难成立的。其时陶集有三种本子，萧统的八卷本可能最好，但不一定是最完备的，怎么能以萧本未收就定为伪书？其他本子里难道不能有萧统没见过的陶文吗？

第二，馆臣说，陶集中与子俨等疏称子夏为孔子四友，《圣贤群辅录》的四友“乃为颜回、子贡、子路、子张”。

一位作者在不同时间写的文章，见解前后不同，是普遍的现象，不好以这样一点推定是否出于同一人。

第三，馆臣又说：“《五孝传》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之文，句读尚从包咸注，知未见古文《尚书》，而此录《四岳》一条乃引《孔安国传》，其出两手，尤自显然。”

按《五孝传》系引用《论语·为政》，故依当时通行的《论语》句读。程树德《论语集释》即指出：“‘孝乎惟孝’四字为句，汉魏六朝相沿如是”，直到北宋程颐才改以“孝乎”为句，与《尚书》孔传一致。^② 梅賾以《孔传》奏上，在东晋初元帝时，学者一般认为是建武元年至太兴元年，即公元317—318年。太兴二年置博士九人，便包括“古文《尚书》孔氏”。陶潜是东晋末人，自然能见《孔传》。如果是他引用《孔传》，没有与《论语》一致，并不能说有不自然的地方。

第四，馆臣还说“书以《圣贤群辅》为名，而鲁三桓、郑七穆、晋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晋之王敦，并列简编，名实相违，理乖风教，亦决非潜之所为”。这是从道德伦理角度作诛心之论，我们就不必深究了。

本文不赞同《提要》的说法，并不意味一定主张《圣贤群辅录》是陶渊明的手笔。像《陶渊明集》这样的文集，若干篇章的作者出现疑义是常有的事。无论如何，《圣贤群辅录》早于北齐编集的阳休之，而阳休之是认为它是陶氏作品的，即使后人依托，其写作年代也不会太迟。胡玉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刊正》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① 此据《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陶渊明集》提要，见同②，第1985页，与《圣贤群辅录》提要矛盾。

② 程树德：《论语集释》，华北编译馆，1943年，第107页。